

中国西部突厥语民族创世神话母题文化阐释

李四成

(伊犁师范学院, 新疆 伊宁 835000)

摘 要: 本文以中国西部突厥语民族代表性创世神话为例, 分析这类创世神话与人类在起源上相关性神话母题的特征和突厥语族创世神话呈现出的在特定历史、宗教背景下的文化形态, 探讨了在这些神话中渗透出的鲜明的民族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 阐释了西部突厥语族创世神话母题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 突厥语民族; 创世神话母题; 文化

中图分类号: K892.2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5-5681(2007)03-0143-04

Analysis of the Create Female Life Myth in Turkic Language Race in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LI Si-c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with the examples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create life myth in Turkic language in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analyze this type of create life myth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lativity female myth on the origin of history and also the culture appearance of Turkic language create life myth in the particular history and religious background,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clear race and history local features of these myths, and explain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is create female life myth in the Turkic language race in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Key words: Turkic Language race; create female life myth; culture

突厥作为一个游牧部族, 于公元6世纪中叶兴起于阿尔泰山地区, 其后势力扩展至蒙古草原和中亚地区, 并建立汗国, 在历史上曾长期左右中亚乃至东亚形势, 至8世纪中叶衰微。突厥汗国对整个中国乃至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因此, 突厥语民族神话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突厥语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十几个国家。我国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撒拉、裕固(西部)7个民族属于突厥语族, 约有800—900万人。全世界使用突厥语的总人数超过一亿。

突厥文化基本构建在草原游牧经济的基础之上, 属于根植大草原上的游牧文明, 特点是:“随水草迁徙, 以畜牧射猎为务”, “虽移徙无常, 而各有地分”, 古突厥部落因随逐水草, 居处无常。

创世神话母题作为各种文化母题中最古老、最引入瞩目的核心母题, 它是各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源头。凡是有文化

传统的地方, 就有母题存在, 因为文化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 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 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

陈建宪在《神话解读》中提出:“神话母题是构成神话作品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能在文化传统中独立存在, 不断复制; 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 但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 可以构成无数的作品, 并能组合入各种文学体裁及其他文化形式之中; 它们表现了一个人类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集体意识, 其中一些母题由于悠久的历史性和高度的典型性而常常成为该群体的文化标识。”神话所蕴含的本质往往具有人类文化史的意义, 几乎人类一切的物质和精神的源泉都要追溯到神话之中, “从神话的发展史来看, 神话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 而是一种包容了宗教、巫术、风俗、艺术、哲学等等在内的综合文化现象”。

古代突厥语族各氏族部落的文化是后世突厥语族各民族文化共同的源头之一。今天我国西部的突厥语民族在不

收稿日期: 2007-01-19

作者简介: 李四成(1948-), 男, 湖北武汉人, 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副教授, 主要从事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研究。

同程度上和不同范围里与相应的古代突厥语各部在族源、语言、文化上有着某种本源的历史联系,彼此在文化上常常表现出某些相近或相似,但同时各突厥语民族在文化上又都具有各自的特性。吸引我们去分析这些突厥语民族创世神话母题,正是创世神话对决定人类起源的共同意义和不同民族神话信仰折射出的大异其趣的民族个性。我们以西部突厥语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创世神话为例,运用比较神话学和母题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试图从中归纳出这些创世神话母题的典范意义,并尝试对其作出科学的文化阐释。

一、中国西部突厥语族创世神话母题的特征

世界的来源和人类是如何起源的?这是原始初民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之后不懈追问与探寻的基本命题。而神话时代关于起源命题的虚拟性讲述与奇幻性诠释,则更多地将二者融合起来,并且常常成为一个民族对其渊源最有认同感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在这种世界性共同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中,创世神话母题往往是极其重要的元素之一,它不仅呈现了人类社会认识世界进程的历史真实,而且寓含有世界性的与人类共通的某种起源模式。突厥语民族神话丰富多彩,而弥足珍贵的创世神话既朦胧、神秘而又充满生机。当我们细致、深入地探讨这些创世神话的内在意蕴时,就会发现面对的是一个多棱角的文化复合体,同时它透露出突厥文化诸多本源性的表象与特质。

在人类原生态神话中创世神总是作为蕴育万物的第一者出现。作为创世母题,直接表明了创世神与人类的渊源关系,即创世神或者创造了地球,或者同时也创造和孕育了人类。广泛流传于突厥语各民族及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的这种创世母题神话作品有《顶地球的公牛》,流传于哈萨克族中的《造物主创世》和流传于维吾尔族中的《女天神创世》等神话都直接说明了创世神创造了万物和人类,讲述了创世神创造人类的故事。

《顶地球的公牛》神话说:“女天神吸了宇宙中的空气和尘土后,从嘴里吐出来一个大球,即是地球。地球从天上掉下来,离天越来越远。女天神怕地球离得太远,连自己也找不着了,便想将地球固定下来。她派一只特别大的乌龟从天上飞下来,趴在她呼出的‘气’变成的水面上,又命令公天牛从天上飞下来,站在乌龟的背上,用角顶住地球,止住了地球继续下掉。但公天牛顶的时间长了,感到脖子太累,又不能扔掉,只好将地球从一只角倒换到另一只角上。每倒换一次就会发生一次地震”。在这则神话里,女天神创造了地球、创造出了水,并用公天牛固定住了地球,同时也解释了产生地震的原因,显示了这篇神话的古朴和原始。

更多的创世神话是将创世与造人两大功能同时赋予一位主神,显示出人类将世界与人的起源本质同一化的倾向。《造物主创世》是突厥语族创世神话母题中的代表作。故事说,“远古时候,世界混沌一片,无所谓天,无所谓地,那时候只有创世主迦萨甘”,“迦萨甘创造了天和地。当初,天只有圆镜那般大,地只有马蹄一样小。造物主把天地做成三层:地下

层、地面层和天空层。后来,天和地各长成七层,而且在慢慢地长大。

那时候,天和地漆黑一团,寒冷无比。迦萨甘用自身的热和光又创造了太阳和月亮。从此,天和地便得到了光明和温暖。“迦萨甘”要给大地创造主人,于是在大地中心栽了一棵生命树。

生命树长大了,结出了茂密的灵魂。灵魂的形状像小鸟,有翅可以飞。这时候,迦萨甘用黄泥捏了一对空心小泥人。小泥人晾干以后,迦萨甘在他们的肚子上刺了肚脐窝。然后取来灵魂,从小泥人的嘴巴里吹进去,一对小泥人便倏然站立,欢腾雀跃。他们就是人类的始祖。男的叫阿达姆阿塔,意思是人类之父;女的唤作阿达姆阿娜,意思是人类之母。”

这篇哈萨克神话以奇幻绝伦的想象与古朴深刻的思索和最原始的民间“灵魂”信仰观念描绘了宇宙与人类在起源上的相关性,没有相适应的自然环境即“太阳”和“月亮”发出的“光明”、“温暖”,人类是无法生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对创世神话中的人与自然的共存和互通给予了典范表现。

《女天神创世》神话同样将创世与造人两大母题结合在一起,讲述整个宇宙间只有一个女神,这位女神因感到孤独与寂寞,就鼓足力气吸了一口气,把宇宙间所有的尘土和空气吸进肚子里了。尔后,使足力气一吐,吐出来个又大又圆又亮的东西,飞起来挂在了东边的天上,这就是太阳;又一吐,吐出来个月亮;再一吐,吐出来个地球;她不停地吐,唾沫星子都飞起来,挂满了天空,变成了星星。

因为这些太阳、月亮等与女天神自己都不一样,又不会说话,女天神就按照自己的样子再创造一些人。便又使劲一吐,把吸进肚子里的尘土都吐出来了,成了许多小泥巴点点。这些泥巴点点飞起来又落在地球上,就变成了许多又小又矮的人,这些人不会走动,也不会说话。女天神又一吐,吐出来无数个小昆虫。这些小昆虫们去推这些小泥巴人推呀推,小人们会走会跑了,但还是不会说话,女天神就给他们吐气,女神的气一吹进这些小泥人的嘴里,他们就会说话了,又说又笑,还会唱歌跳舞。但是女天神太大,他们又太小,女神就用手一个一个地抚摸他们,拉扯他们,很快这些小泥人就长长高了。女神把人分为男女两种,让他(她)们分散到各地,住在一起,繁衍后代。就成了今天的各个民族。

这篇拥有宏大视界的维吾尔族神话如同《造物主创世》一样表明了中国古代突厥语民族原始的灵魂观念也是形成突厥语民族神话的基本因素之一,即灵魂信仰常常成为突厥语诸民族有关人类和氏族起源神话的基本构成因素。它不仅将人类起源与宇宙形态融为一体,古朴博大,而且这篇神话呈现了人类社会由母系制渐变为父系制的历史真实,为女神创造人类和万物寻找了神圣的理由,较其他神话更具有哲理意味。这则神话认为,是女神吸进了尘土和空气,经过孕育吐出来才变成了人和各种飞禽走兽。这点对于正在探索宇宙,寻找适合人类生存星球的近代理论物理科学家而言,尘土和空气无疑也是一束蕴藏有宇宙秘密的神奇之光。以上所举神

话都含有创世神繁衍人类的功能性母题,而且神话都比较古老,因此,这一母题应属于原生态神话母题。这些神话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处于主导地位,创世神的身份主要由其蕴育万物的特性所赋予,而人类则从生存繁衍的基本需要中以恋母(或恋父)式的情怀来表达对创世神的崇拜。当然,这种崇拜情怀只能生成在我国突厥语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之前,因为伊斯兰教规是禁止穆斯林偶像崇拜的。

神话是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早期认识的反映。在中国突厥语族神话中,这种反映表现为自然万物、人类与自然力矛盾的混沌认识和“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念,这就形成了中国突厥语族神话原始性的基本内容。如《女天神创世》神话说:“很早以前,整个宇宙里没有太阳、月亮、地球和星星,也没有人,更没有牛、驴、马、羊等家畜和妖魔鬼怪,只有茫无边际的灰蒙蒙的天,整个宇宙间只有一个女神”。这种荒诞、朴野的描述,直接再现了突厥语氏族人的原始心理与文化面貌。《造物主创世》是在突厥语族神话中占据显著地位的创世神话,我们从这篇神话里可以看出,哈萨克人在其民族的童年时代就已形成一整套对宇宙形成、人类(主要是本民族)起源的幼稚而又独特的看法以及这些自然生成物和社会现象与他们游牧生活、原始宗教的密切联系。

二、中国西部突厥语族创世神话的文化形态

在西部地区突厥语民族神话中,民族性和地方特色表现得最为明显。西部地区各民族总是将自己不同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心理特征等包容在优美神奇的神话传说中,构成情调各异的民俗画和风景画,呈现出在特定历史、宗教背景下的文化形态,从中渗透出鲜明的民族个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

以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为例,从宏观上看,这三个民族的神话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哈萨克族神话,无论是在创世神话中,迦萨甘被视为创世主、部落保护神,还是在自然神话中的畜牧保护神,都与哈萨克人的游牧生活相关,反映出哈萨克先民的民间信仰和强烈的部落意识,在本质上呈现出一种草原游牧文化的特质。草原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造物主创世》神话中出现的“马蹄”、“大青牛”和迦萨甘给人类先创造出的“狗”,它所体现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都是游牧生产方式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又如维吾尔族神话,在经历了多种宗教漫长的更迭之后,适合于精神统治和农耕文化的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也就决定了维吾尔族神话有别于其他突厥语民族神话。如《女天神造亚当》这则神话说,真主的助手女天神,因为有一次忘记了按时向真主祈祷祝福,结果被真主从天上赶下来,独自在地上生活。女天神用泥土捏了一个男人,但泥人没有灵魂,不会讲话,她便祈求真主赐给泥人以灵魂。真主念女

天神曾为自己做过不少事情,又已经认错,就满足了她的要求,向泥人吹了口气,于是泥人变成了亚当。女天神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一个女人,起名夏娃,让她作亚当的妻子。从此地球上有了人类。在这篇神话中,“真主赐给泥人以灵魂”和“因河水断流,农作物无法耕种”等情节,明显反映出伊斯兰教和农耕文化对神话的影响。从整体上看,维吾尔族神话呈现出农耕文化的形态。我们比较一下,就会看到维吾尔族的这个创世女神的创世与源自希伯来神话的《圣经》和伊斯兰教圣书《古兰经》中的上帝创世有明显的相同之处。这则神话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也具有与它们相近的原始性——虽然也具有原始神话的某些元素,但在其产生或者说在其流通过程中已减少了原生态神话的成分,而增添了神话在其他领域的运用,改编了衍生物,渗进并引领了伊斯兰教“真主”的内核。很显然,这篇神话是在维吾尔族皈依伊斯兰教后逐渐形成的,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

柯尔克孜族《创世的传说》讲真主先创造了大地和万物以及宇宙其他自然物,然后创造了人类最早的祖先阿达姆和阿瓦:“阿达姆的儿子叫努赫。据说他活了九百五十岁。当时,大地上的人类和其他生物开始逐渐增多。由于沙依坦(鬼怪)的欺骗,人类不再听真主的劝导,走向邪路,出现了很多犯罪行为。因此,真主引洪水来惩罚人类。为避洪水,努赫作了一个木筏,带上八十个顺民以及各种动物上了米特山。不久,真主又引来第二次洪水,洗刷了整个大地。在这次洪水中,只有努赫和他的三个儿子撒姆、哈姆、贾帕斯及三个媳妇共七个人幸免于难。后来,三个儿子分散在地上的各个角落,开发了这些地区。努赫的三子贾帕斯生了秦,吐尔克(突厥)、蒙古勒(蒙古)等几个儿子。”^①

柯尔克孜族的《创世的传说》同维吾尔族《女天神造亚当》一样,“真主”在神话中多次出现,而且两次引来洪水施行对人类犯罪行为的惩罚。“真主的惩罚”明显地突出了伊斯兰教的踪迹,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这两篇神话如同拉丁美洲当代魔幻主义小说、各种取材于神话的造型艺术、现代广告以及影视的、网络的声像、动漫艺术一样,它们都展示出了现代艺术或一种文化对原始神话母题的认可与接受。

作为神话母题的后世传承,创世神母题所依附的神话已经发生较大变异,突厥语民族之间的关系与地域文化方面存在历史性的互动作用,其相关的创世神母题也随之呈现出相关性,而且,具体神话的结构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一特征的突出例证是哈萨克族造物主创世造人后给小泥人吹进“灵魂”而获取智慧的母题,在维吾尔族《女天神创世》中给小泥人嘴里“吐气”、“抚摸”竟如此相似,而且,其神话结构上也基本相同,这是中国突厥语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的必然结果。

就神话的传承形态而言,我们不难认识到,只有通过神话之核即神话母题才可能在科学意义上更深入地认识神话,认识同一语族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才可能从人类文化史的总体背景上探讨原本就是人类总体文化现

象的神话。

三、中国西部突厥语族 创世神话母题的文化意义

中国创世神话母题所建构的故事化诠释体系,是各民族追忆与崇拜创世神的古文化例证。就宇宙观而言,一些民族的创世神母题认为世界与人类的起源具有同质性。维吾尔族女天神、哈萨克族造物主、柯克孜族真主等既是创世神,也是人类的始祖。她们作为“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⑫,不仅具有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价值,而且,随着人类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与证实,其中关于世界(宇宙)与人类起源上的相关性想象也闪烁着人类认识宇宙的智慧光芒。

从人类文化史的观点来看,《造物主创世》作为突厥语族创世神话的一个典型母题,表明人类初民在远古的时代就开始思考宇宙万物的起源问题。他们以自己的经验观察到人的生命,认为人类是与人的外形相似的创世神中获得的生命,以他们的原始思维去观照生命起源现象,就产生了加萨甘是一切生命之源的观念,于是,当他们在思考宇宙生成的根源时,很容易把生命的起源方式推行给宇宙,从而形成了主神创生、创物的母题。这一母题也与原始初民的原始思维密切相关,他们生活在和自然万物同等方式的大自然里,发现了生命的存活与死亡。当原始初民无法改变这一现实的时候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自然万物,于是,太阳的晨升夕落,月亮的定期盈亏、四季的轮回更替、万物的春生冬死等,原始初民在大自然中寻找到了万物死而复生的原因即认为万物都有不死的灵魂,同时,万物的变化又促使他们对物体自由变形的信仰,神创世与创造人类的母题最终在灵魂观念信仰的原始思维基础上产生了。

就神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国突厥语族创世神母题一方面展示出各族人民对其始祖神性的崇拜与构建,以完成创世神所负载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这些母题又明显地被附加了浓郁的人的色彩,被塑造为英雄和无私奉献的人类始祖,进而全面确立了创世神的人性特征。这种融合神性与人性的双重身份,既是太古神话向古典神话演变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中国文化较早由神本走向人本的重要的文化人类学依据。

就民族文化特质而言,中国西部突厥语民族都传承有创世神母题,揭示出西部突厥语民族部落最为古老悠久的“逐水草而居”的牧业生活对于血缘关系的认同与维护,“即使从野蛮转换到文明阶段以后,亦无法冲破人类原有的血缘关系,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长期保留下来。”^⑬它借助各民族历史久远的文化交流、互动与融合,强化了突厥语民族的创世神崇拜、图腾崇拜、始祖神崇拜和亲缘价值取向,这既是西部各突厥语民族神话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也进而体现了突厥语民族在文化传统上作为母性文化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特征,是与其他民族共同构成中国西部文化的最主要的文化基因之一。

中国西部突厥语民族神话丰富多彩,每个民族的神话所析出的文化意义既有着共同的原始渊源关系,同时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民族特色与浓郁的地方色彩,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价值追求。受资料所限,本文仅就突厥语民族创世神话母题所作出的文化分析,难免挂一漏万,恳请同仁批评、斧正。

注释:

张铁山.突厥语族文献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4.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M].“文帝诏”。

E·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2.

陈建宪.神话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23,16.

又称《迦萨甘创世》,“迦萨甘”意为“造物主”。

张越.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M].学苑出版社,1990:460.

赵志忠.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选[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2-14.

阿布都拉·姚宝琄搜集[J].民间文学,1985(9):47.

张越.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M].学苑出版社,1990:620.

⑪马学良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81.

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

⑬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6.

参考文献:

[1] 吴天明.中国神话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 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3] 孙正国.文学的生活遭遇[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4] 陈建宪.神话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5] 张铁山.突厥语族文献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周振兴]